

# 父亲的六张出院小结

□清池明月 文/摄

## 一

那六张泛黄的出院小结病历纸，放在老家的柜子抽屉里，我时常在老家午后的阳光里展开。它们像一片片历经风霜的叶子，记录着一棵老树被斧凿刀刻的痕迹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阑尾炎，2000年的鼻咽癌，两次的心脏起搏器安装，然后是肠癌早期，最后是前列腺癌。每一张纸，都是一道鬼门关的通行证，而我的父亲，每一次，都蹒跚着从那条昏暗的关道上，走了回来。

堂兄说父亲比“小强”还坚强。这个外号，是在他第82个年头，在省人民医院做完前列腺癌手术后，玩笑地为他“冠名”，寓意着生命力的顽强，连病魔也打不倒的“小强”。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。

那时他刚做完第六次大手术，从麻醉的深渊里挣脱，眼皮沉重，却执拗地望着我。病房的墙壁白得刺眼，静得只能听见心脏起搏器规律的滴答声，像一颗微小而坚定的心脏，在替他向这个世界打着节拍。我握着他枯瘦的手，那手背上布满了针孔和褐色的老年斑。

## 二

父亲的疆域，不在广厦万千，而在舟山南山下那实实在在的一亩三分地。那是他的王国，也是他一次次从病床上挣扎而起的所有理由。

第一次手术，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年三十，我还是小学生，父亲是当地乡镇供销社主任。半夜肚子剧痛，被送到邻近的部队三零八医院，是阑尾炎，小手术。我第一次吃到了部队医院的蒸米饭，人间还有如此美味。

鼻咽癌手术时，父亲调到了城里，我已经在报社特刊当特稿记者，手术在上海长征医院做的。每到周末，我奔波在舟山和上海之间，那时，舟山跨海大桥和杭州湾大桥都没有建成。

母亲在医院照顾，用舟山土话摸遍了长征医院周边的小吃摊，给父亲补充营养。一位年轻的叶姓专家，做完手术后和我说：“五年，五年时间，如果他没复发，就没事了。”

在上海的病床上，他的咽喉开了个口子，食物和空气都从那边进去，气管的排泄物也从这个口子出来，时不时发出嗒嗒的声音，我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，父亲是如此无助。

## 三

从上海回来的那个春天。放疗灼伤了



父亲的世界和领地

他的喉咙，他吞咽口水都像在咽玻璃碴，只能靠输液维持着生命最基本的需求。我们忧心忡忡，劝他躺着，静养。

他不出三日，便扶着墙壁，挪到院门口，目光直直地投向那片空旷的田野。那时春耕刚过，秧苗才抽出细弱的绿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屋，找出他那把磨得锃亮的锄头，扛在肩上，就要下地。母亲拦他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你不要命了？”

他喉咙里发出嗒嗒的、风箱般的声音，含混不清，但我们听懂了：“草……要长了。”他去了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又像负着千斤重担。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空荡荡地挂在身上，在广阔的田野里，像一个移动的、渺小的点。

他走到田埂上，不再前进，就那样坐下来，把锄头横在膝上。他就坐着，一动不动，看着他的秧苗，看着渠里的流水，看着远方的天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射在新翻的、湿润的泥土上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医院里那些精准的仪器、昂贵的药物，或许能杀死他体内的癌细胞，却医不好他灵魂的“乡愁”。只有这泥土的腥气，这作物的气息，才是他真正的药。他来这里，不是劳作，是疗伤。他需要确认，他的根，还是不是扎在这片土地里。

## 四

装心脏起搏器在舟山医院，医生叮嘱，半年内左臂不能大幅度活动，提重物更是大忌。他点头应允，像个听话的小学生。可回到他的王国，规矩就由他来定了。

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劳作姿势：用右

臂单手挥锄，身体微微侧倾，像一座姿态别扭却异常稳固的斜塔。他给番茄搭架，给土豆除草，给稻田放水。

那冰冷的、精密的金属装置在他的胸腔里安静地跳动着，与这颗热爱泥土的、温热的心，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共生。

肠癌手术是三年前，幸好看得早，还是早期，感谢普陀医院，第一时间把杭州的专家请到了普陀，给父亲做了手术。

去年国庆节，送父亲去省城医院做前列腺癌手术，这两个癌症差不多前后，最大的痛苦是便秘，便秘让父亲的性格变得异常火爆。手术是我同学做的，他是国内治疗前列腺癌的权威专家，用的是达芬奇微创手术，父亲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大手术折腾。

女儿从学校赶来陪爷爷，弥漫着一刻意刻营造的却依旧脆弱的轻松氛围。他却没什么话，只是在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，给老家农村的母亲打电话。

窗外是杭州市中心闪烁的霓虹，车水马龙，喧嚣而疏离。他望着那片不属于他的光亮，电话里，他低声对母亲说：“这几天没下雨，水从水库接下来了，直接排在地里，漏的地方，我用塑料布暂时塞住了。水不要浇太多，透了就好。”

## 五

如今，父亲83岁了。他依旧在他的王国里巡狩。他的动作迟缓了，背影佝偻了，可他还在那里。春天的风拂过他新播的种子，夏天的烈日晒过他锄下的土地，秋天的露水打湿他收获的红薯，冬天的霜雪覆盖他耕耘的田地。

那六张出院小结，是他作为病人的斗争史，充满了消毒水味的惨烈；而那一亩三分地，则是他作为农夫的生命史，弥漫着粪土与禾香的蓬勃。

医院的手术刀试图将他修剪成一个标准的、温顺的病人，而土地，却以它广博的宽容，接纳了他一切不合时宜的倔强与顽强。

这个“十一”长假，夕阳下，我又看见他。他扛着锄头，走在田间，像后山坡一棵会走路的、苍老的松树。

他的一生，六次手术，三次癌症。他的生命，早已不是医学教科书上的任何一个奇迹可以概括。他的顽强，也并非什么豪言壮语。它只是化作了春天里的一抹新绿、夏日的一声蛙鸣、秋风中一阵稻浪、冬日里一片霜土的宁静。

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：生命的力量，不在于能躲避多少次风雨的摧折，而在于，每一次被吹弯了腰，折断了枝，依然能向着脚下的土地，深深地、深深地，扎下根去。

# 茉莉花开

□陈梦圆



下班的路上有一家小小花店，平时匆匆而过，这几天，花店门口的花台上多了几盆茉莉花，淡淡的茉莉花香萦绕在身上挥之不去，徒生几分秋愁。

噢，又是一个茉莉花开的季节。

初秋的茉莉花有其独特的香味，每年这个季节，母亲开始有意识地进茉莉花。在嵊泗洋山闹市区，母亲与小姨合伙开了家姐妹花店，所谓的闹市区就是旁边还有几家小店。

“哇，好香呀。”

“好漂亮的囡，国庆放假啦……”

这时，隔壁的阿姨总会把头伸向花店，在店里帮忙的我心想，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夸花呀，那时候，总觉得淡淡的茉莉花香能塞满整个屋子，也会溢出屋外。

多年前刚上大学，一时在学习生活上不习惯睡不好，正是初秋，不放心的母亲从洋山辗转来看我，还带来一盆茉莉花，淡淡

的花香让我心安下来。

转眼三年过去了，在上海临港工作的时间里每天两点一线，下班后独自在出租屋里看看书划划手机，最多下楼买个快餐。中秋虽过，单位与寝室的空调还没有停过，再加上千篇一律的报表数字，以及上下班面对的钢筋水泥。淡淡的茉莉花香又让我添了几份秋愁。

又是半年过去了，这次匆匆回家没与母亲打招呼，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。我站在花店门口很久，母亲还是如我所想，为花上架、醒花、包花、接外卖……看到她包好第三束，我叫了声“妈”。

“来，看看这盆茉莉花。”母亲好像知道我要回家。

“今年的茉莉花特别香，你来闻闻。”我径直走到母亲面前，这份秋愁此刻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“今年秋天来得比较晚，我们又进了好几盆茉莉花，茉莉花性喜温

暖湿润，要放在通风良好、半阴的环境下，花才能常盛常开，大多数茉莉花品种可以从夏天开到晚秋。”母亲自言自语。是的，茉莉花性温而不燥，香清而烈，古人称其“香能透骨”却又不夺人气，最宜卧枕边入梦。

母亲一边说一边给花浇水，而我的思绪早已飞出窗外，回忆起在洋山时的情景。每到这个季节，茉莉香充满了整个花店，母亲侍弄着茉莉花，从含苞待放到花开正盛。母亲对茉莉花的爱也直接影响了父亲，他的茶杯里总是适时地飘浮着几朵茉莉花，美其名曰“茉莉花茶”，还说能清心静气。而我会找个小花瓶，剪一枝茉莉花放在床头。花店的香、床头的香以及父亲的茶香汇成家的味道，这就是我们一家都喜欢茉莉花香的原因。

入夜，茉莉的花香萦绕室内，我睡得很香很沉。